

“在香港我问过一群学生,到上海你们会想到什么?他们没有半分迟疑,说上海有小笼包,上海有张爱玲,上海有辣妹。还有,上海有王安忆。”香港作家马家辉诙谐地道出他关于城市和文艺的感受。王安忆却回应说:“城市生活非常强悍,我们怎么能改造它呢?我们一定是被它改造。”昨天上午,上海作家王安忆、美术策展人费大为、北京电影导演张元、香港电影导演许鞍华、作家马家辉与台湾作家张大春、唐诺、戏剧人吴兴国共论城市与文艺的关系。

文艺看似无用

张大春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嘉宾,开篇破题便道出了他对文艺的认知,他说:“文艺总是在事后才被发觉或者被理解。在发生的当下,没有人会认识到它和环境之间有多么巨大的牵引或者有多么伟大的影响。”王安忆则说:“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文艺是非常可疑的东西。”当有读者让这位上海女作家阐释“文艺的本质”时,她说:“文艺也罢,文学也罢,其实我们这些艺术是没有什么用的,它又不能吸引资本,也不能创造太大的价值,一个人看书只能是浪费时间。但是对我来说,文学有一个无用之用,就是使人生变得有趣一点。包括我自

文化名人昨共论城市与文艺的关系

文学有无用之用 文艺是城市符号

己,你说为什么我要写作,因为我要让我的生活更有趣一些,其实艺术就是让人的生活更有趣一些。”王安忆用陈丹青的一句话作结:“这个世界上没有艺术了,不喜欢艺术的人也会觉得很无聊。”整个会场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赞同。

城市塑造文艺

台湾作家唐诺这样表述他跟台北的关系:“是我需要台北市,而不是台北市需要我,台北市一点都不需要我,是我的书写需要留在台北市,需要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不同于这样文艺的表达,张大春的说法更加直接,他说:“与其说文艺会改变一个城市,

不如倒过来说,是城市不断地在塑造当代的文艺。”而王安忆则更为犀利地指出:强悍的城市改造了文艺,她以自己熟悉的写作为例,“我最初写东西的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作者还是安静的风格,还没有今天这样社会化,需要和产业、资本合作。当时我们的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比较自然的,有点像种地。你慢慢地种,种出来之后运气好的话,总会有人要。读者会买你的书读,他们也没有太高的期望,读读你的文字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今天,突然你的形象变得很重要,那么多人要看到你,听你说话,我们必须把话说得非常幽默,使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走上写作道路之后,

不断演进,而且愈演愈烈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被改造,被谁改造?被城市。”

文艺滋养城市

四十年来横跨电影、电视、传统戏曲、现代剧场及舞蹈的表演艺术家吴兴国用刚刚过去的奥运会举例。“英国人为什么对于伦敦那么骄傲呢?因为他们觉得莎士比亚带给这个城市 400 年来的文艺。”他说:“我觉得一个城市是否伟大,要看这个城市有多少剧场,文艺活动有多蓬勃,而不是看他的高楼大厦有多高汽车有多少。2000 多年前的希腊剧场里已开始演悲剧,他们因为有戏剧而产生那么多的哲学家和戏剧家。”

张大春则用苏东坡和他最爱的杭州举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苏东坡被流放之前没有什么惊人的作品,流放过程中却涌现了大量的诗篇。当时没有一个城市受到苏东坡的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但后来,他给予很多地方以新的力量。“重点不是文艺是否能改变一座城,而是当一座城因为文艺改变意义的时候,这城已不再是一座城了,这座城将拥有比街道,比城墙更长久,更具有反思意义的符号。”

本报记者 孙佳音

新书展现「微观历史」

吴亮公开私人记忆

亮表示,闭上眼睛,私人影像盒就打开了,往事重现,思维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隧道,而自己所做的,只是打开记忆的天窗,让时光镌刻的记忆跃然纸上。时光是流逝不可逆的,人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记忆却恰好相反,一旦回忆发生,就会产生某种颤栗般的神奇的变化。

吴亮说,在创作过程中,自己秉承着零度写作的原则,想把记忆尽量客观地记录下来:“这是一种‘微观历史’,一种用个人记忆来印证‘大历史’的尝试。”用亲身经历来为真实历史作证。



■ 吴亮

带着历史印记 折射心路历程

《欧阳文彬文集》亮相上海书展



本报讯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和上海三联书店通力合作、精心编印的《欧阳文彬文集》(五卷)在上海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老作家欧阳文彬已年逾 92

岁。她曾任《中学生》杂志编辑、《萌芽》杂志编辑部主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学林出版社编审等职。上世纪三十年代,欧阳文彬进入新书店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写作生涯,在《观察日报》等发表作品。年轻时亲聆革命老人徐特立教诲,走上抗日救亡道路。后在张天翼、叶圣陶等前辈作家的引导下,一生从事“为他人

做嫁衣”的编辑工作,并坚持数十年业余创作,尤其是从新时期开始,更是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小说、文艺评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专著十多部。

《欧阳文彬文集》分小说两卷,评论、散文、杂文各一卷,总字数达百万多字。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曾列为 1981 年中国十大畅销书;另一部

长篇小说《幕在硝烟中拉开》,获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77 年——1986 年优秀长篇小说奖。1959 年发表的文学评论《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曾产生广泛影响。长篇报告文学《刘连仁》被译成日文出版,并再版多次。文集中不少回忆文坛前辈的忆人怀旧文章弥足珍贵。文集概括了老作家的作品精华,也是她一生的创作总结。诚如欧阳文彬所说:“我的文章多少带有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坎坷道路和心路历程”。(闻逸)

在外是大师 在家排“老五”

——记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



英国著名作家大卫·米切尔是欧美文学界公认的新一代小说大师。其处女作《幽灵代笔》1999 年问世就轰动了欧美文学界,2004 年出版的《云图》荣膺英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等,又被《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姐弟联手《罗拉快跑》的导演汤姆·提克威一起搬上银幕。昨天下午,他在上海书展中心活动区举行签售,排队“长龙”见首不见尾。

签售现场人气高

记者按时来到签售现场时,发现居然找不到签售的队尾。经工作人员指点才发现,队伍从舞台上排下,绕着舞台后方的台阶排到二层,再从舞台的另一侧绕回来,沿着中央大厅中间的走道朝后延伸。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提醒读者,为了给其他人签售机会,请带多本大卫·米切尔图书的作者选出一本请他签名。此前大卫·米切尔在书展现场的星尚透明演播室接受“今晚我们读书”节目专访时,门口也有很多热心读者在张望。《云图》也进入了“书香上海·星尚阅读榜年度评选”。

“太太让我保谦卑”

2007 年,因出色的文学成就,大卫·米切尔被美国《时代》杂志



■ 大卫·米切尔在上海书展上 图 TP

评为“世界 100 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被问及这是否会产生压力时,大卫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领奖后,太太第一个嘲笑我。她说:‘你在家都不是最有地位的人物,最多就排到第五位’。怎么说呢,正是因为我的太太,让我的整个人生始终处于谦卑的状态。”之所以是第五位,因为第一位是太太,第二三位分别被两个孩子占据,第四位是最常用的电器,最后才轮到他们。

最爱书中作曲家

《云图》的故事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发生在 1950 年的太平洋、

1931 年的比利时、1975 年的加州、21 世纪初的英国、2144 年的韩国和人类文明重生的夏威夷。六个看似独立的故事,彼此间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作为原著作者的他,究竟最喜欢哪一个书中的角色呢?大卫·米切尔坦言:“其实六个主人公都是我的宝贝,但要问我最喜欢哪一个,那应该是第二个故事中的作曲家罗伯特·弗罗比舍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曲家与作家有着相同点,我们是用文字,而他们是用音乐来描述生活、感受爱情,因为这一点的相似度,所以我更偏爱这个人物。”

告别《云图》有新作

虽然《云图》受到热捧,但对于大卫·米切尔来说,毕竟它已是 8 年前的旧作。

这 8 年来,告别《云图》,他有了很多新的作品,“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有着自己的皮肤,面孔的孩子。”提到最新的作品他表示,正在写一本有关女人的书,“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性,一直写到她成了少妇,又经历了某些事件成为了寡妇,最后到老,当中还有一小部分故事会发生上海。”他还以上海为他的小说结构举例,“我的小说结构环环相扣,每一个看似独立的故事,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报记者 夏琦



“动”“静”隔离好

往年,读者对上海书展提出的最多意见是:为见大牌作家跑来书展,却只见其签售,听不到他们说话。“一面之缘”影迷还能接受,但书迷却留下了遗憾。作家不是不想说,而是排队等签售的人太多,时间太少,如有条件定会一吐为快。好消息是,今年读者和作家都如愿了。

让“动”“静”活动隔离,是有秩序的国际品牌书展给人最深的印象。9 年来,上海书展努力排忧解难,多管齐下,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保障各类活动独立进行,让爱听讲座的书友静心听讲。这样一来,“动”“静”隔离,让人称心如意。

乐梦融

外研社刮“胡适风”

本报讯(记者 夏琦)昨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携手上海三联书店合作首发《胡适书信选》,并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教授,以“今天,我们读胡适”为主题举行讲座。该社的《胡适英文文存》三卷本、《胡适英文口述自传》等新书也悉数亮相。《胡适书信选》收罗胡适研究者耿云志和宋永波精选的胡适致亲朋好友 300 余通书信,从胡适不满 17 岁直到去世前 25 天,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形象以及风云激荡的时代旧影。